

大咖名片：

胡玮炜，摩拜单车创始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曾在《每日经济新闻》《新京报》《商业价值》和“极客公园”做关于汽车、科技的相关报道。2014年成立“摩拜单车”项目；2016年4月22日，“摩拜”正式上线，并在上海投入运营；同年9月1日，正式宣布全面进入北京。



“膜拜”单车的女孩胡玮炜——

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美好

本版整理 何文琳（复旦大学）图 TP

2016年，一大批造型时尚、构造特别的“小橙车”空降上海，成为这座“魔都”的新兴风景线。好奇的游客们骑着它在上里弄自由穿梭，繁忙的上班族们用它连接起地铁站到公司的“最后一公里”。大多人都为这不可思议的“共享单车”欢呼雀跃，也有人摆出一副“绝无盈利可能”的嘲讽姿态；胡玮炜对这些都早已淡然处之。从“摩拜”出发，她想得更更多更远；“共享单车”不仅意味着高效出行，更是一场关于城市生存状态的社会探讨。2016年12月，她做客“一席”，希望通过演讲分享她对于单车的“膜拜”。

直觉给我最好的抉择

胡玮炜坦言，当时决定做“摩拜”完全出于直觉。她后来也曾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那一刻会如此坚决地去做一件当时身边所有人看起来都不靠谱的事情。

作为一个在汽车行业里面呆了近十年的媒体人，极强好奇心是胡玮炜行动的内在动力。她那时对于汽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汽车如何运行、新产品如何开发、迭代；她每天参与关于未来、可穿戴设备、智能科技的选题讨论，也会去参观各类“未来消费电子展”，站在交通出行的交叉路口去思考未来出行的事。

“因为我是女生，所以对于汽车里面那一套逻辑没有特别感同身受，比如说推背感、零到百公里加速、车身轻量化等等。反而是我去关注互联网和汽车之间发生的变化之后，有了很深的体会，比如说我会用手机连上我的汽车，然后开始听各种网络电台。我很多的娱乐生活反而变成了在那个汽车的空间里。”

当她意识到汽车与自己生命的关联后，无穷的想象力便冒了出来。如何让人与交通工具更好地交互？让它成为一个空间、一段距离、一段时光？她坚信未来出行行业肯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她希望说服当时的老板开辟一个关于汽车和科技的小栏目由自己来负责，可惜她没能成功，所以大概一年后她离职自己做了一家叫“极客汽车”的公司。

“我不是一个特别有野心和企图心的人，但我是那种心里种了个想法就会不断地发芽的人；如果我不去做的话，我可能不能接受。所以我就一直不停地去逼迫自己做这件事情。然而当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真的很幸运。你可能每天会碰到你的同类，会碰到很多同样的资源，以及想做相关事情的人。”

“极客汽车”的推动速度比胡玮炜想象的要快很多，在没有拿投资的情况下她从自己一个人发展到了一个团队，还跟各个汽车公司以及高科技的汽车零部件公司都建立了一些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不少行业里的先锋派，一起讨论未来的出行方式：他们觉得个人交通工具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个人交通工具会回归，比如说，自行车、电动车。

“其实当时在北京有各种各样的人，用着



各种各样非常奇特的交通工具。比如说‘小雨滴’，就是那些老年人接自己家孙子孙女放学的那种小雨滴，它非常民间，其实就是一个小三轮车，然后加了一个椭圆形的玻璃罩的雨棚。我后来发现，奔驰中国设计中心的总监居然买了这个小雨滴寄回给他德国的儿子，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升级一下现在在路上的那些电动车，以及那些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交通工具呢？他当时跟我说，其实这么多人在用这些产品，这样的产品以及这样的价格可能刚好是他们比较舒服的。如果用我的方式去升级的话，那价格就变得很贵，老百姓可能就用不起了。”

这给了胡玮炜启发。而那时恰逢2014年年底，“可穿戴设备”成为最流行的概念，胡玮炜在思考如何让单车也变得“可穿戴”。“我希望我像一个机器猫，当我想要一辆单车的时候，我就能从口袋里掏出一辆骑走。”她回忆起自己无数次从大城市的地铁站出来，都会遇上打不到车的窘境。“我可能会坐一辆黑摩的，但是非常危险。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有一辆自行车。”不过在大城市拥有一辆自己的单车并没有那么方便：一是容易被偷，二是你很难用它走完十几公里的通勤全程。

胡玮炜觉得，单车应该更加“智能”一点儿：不是说它能够监测人类的数据，而是说它随时随地可用。尽管在中国部分城市已经有了办卡租车、定点还车的单车租赁服务，但是办卡流程的繁琐仍然阻碍了很多人享受城市单车的便捷。“我当时觉得，移动互联网支付已经那么方便了，为什么一辆自行车我却骑不了？”直到有一天，她的天使投资人突然点醒了她：“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做共享单车呢？用手机扫描开锁那种。”胡玮炜当时就立刻被击中了：“我要做这个。”

让单车“活”得久一点

“我身边的那些工业设计师后来就不停地在论证说这个有多难：会被偷走，不知道应

该布在什么地方……反正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来，最后他们就退出了，只有我最后愿意来做这个，就变成了我是这个项目的创始人。”

胡玮炜说自己并不会用一些特别数据的、模型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她只是觉得让自行车回归城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城市如果适合自行车骑行的话，它的幸福指数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首先它应该有自行车道，然后有绿树，因为如果没有绿树夏天会非常热。空气也应该良好，这样人们才愿意去骑行。我们是坐等有一天能够变成这样，还是说每一个人可以付出一点力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给“摩拜”定下一个口号：骑行改变城市。她想让城市的管理者，让我们所有人意识到我们其实可以骑自行车出行，以及我们城市可以规划得更加适合骑自行车出行。

有了这些想法以后，胡玮炜就迅速地投入进去来做这件事情。她当时去世界各地调研了不同公共自行车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一直思考着如何让自己的单车“活”得久一点。轮胎需要充气，会掉链子，容易生锈，需要很多精力去维护……这些都是她要克服的问题。她当时有一个目标，就是要生产一辆四年免维护的自行车。

她发动自己在汽车行业的朋友来帮她设想产品模样：这辆单车应该有一个轴传动的底盘，这样就足够坚固、不会掉链子。可是如果用轴传动的的话，相对来说维修就会比较难；同时用一百年前的工艺去做那个轴，做那些滚珠和里面很多的零件，会更加难。“工业其实是有非常强的惰性的。比如说我做这个链条，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它一直很赚钱，那对于工厂或者很多公司来说，它是没有动力去改变的。因为如果要改变的话，肯定要换新的生产线，要重新培训工人。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很多技术在当年出现了分支以后没有再回来。就像汽车和电动汽车一样，电动汽车一直没有发展回来，也是因为它其实挑

战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为什么它现在又会重新回到大家认为要发展的一个未来的态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现在的技术水平已经跟一百年前不一样了，同时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去推动这些事情去发生。”

在发现没有生产商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胡玮炜索性自己建起了一个工厂，和朋友一起全部重新设计研发他们心目中的摩拜单车。他们的许多改造都是从用户以及其他很多角度考虑；例如为了方便穿裙子的女生骑车，单车的高横杠被取消了；为了保持车身美观，使用全铝材质拉丝抛光，防止磨损和生锈，甚至不会落灰；另外，它还有着不常见的易于维修拆卸的单摆臂设计、寿命可达五年的五辐轮毂以及使用电机发电的后轮。

“我也承认它并不是那么完美，也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改进的，甚至有一些‘过设计’。但是作为一家创业公司来说，花了半年时间让它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现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这个经典版已经运营了将近七个月，那一批老单车看上去跟新的也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我们最初那个设计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达到了。”

胡玮炜的团队精心选择了温暖的橙红色作为“摩拜”的主色调。“它和城市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也不至于很突兀。如果脏了的话，也容易清洁。”

让单车能够回归城市

“其实‘一席’从五六月份就开始就希望能来做一个演讲。但我当时一直说，‘摩拜’还是一个新生儿。它还处在一个婴儿期，只是说它自带一些自传播的能力，让整个社会的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它。我说如果我过来演讲，会有一种幻觉，似乎是一种成功的幻觉。其实我们真的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给我们更多的反馈，给我们更多的包容。”

“其实自行车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工具，它非常简单，但出行效率很高。同时每个人对于自行车又有很深的感情投射，比如可能你小时候第一个能够独立掌握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我在上海的时候，也常常跟同事一起去那些有树荫的小道骑行。有一次，一边骑我们就一边讨论。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单车》，我一直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刚好那个同事他是广州人，他跟我说，那首歌是讲他跟爸爸唯一的拥抱，就是他坐在后座的时候能够抱着爸爸的腰。爸爸总是对他很严格、很严苛，他所有的温暖的记忆都是在那辆自行车上。所以我觉得自行车在让你走出那些盒子，让你走到城市的街道上，用一个十公里左右的速度和你身边的人谈话、聊天，你会发现它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承载了很多有趣的有情感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在朋友圈，在微博里面晒他骑行自行车的图片的原因吧。”

“摩拜单车的梦想就是想让自行车能够回归城市，让我们的城市生活能够更美好。”（本文整理自“一席”讲座）